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周大新 著

玉器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周大新 著

玉器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器行 / 周大新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5757-9

I. ①玉…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7503 号

书 名 玉器行

著 者 周大新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57-9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武家祠堂
013	老辙
029	步出密林
077	屠户
099	返回家园
112	泉涸
136	玉器行
150	瓦解
184	左朱雀右白虎
227	哼个小曲你听听

武家祠堂

日头在祠堂的屋脊上极轻巧地一纵，就爬上了天去，于是街面上，便铺了些黄，于是卖豆腐的景宽就高声叫：“日头出来称豆腐，身子发福屋里富，来哟——”

声音长长的，在街筒子里响。

就在景宽的叫声中，尚智拉了装货的平板车子，眯着眼，进了祠堂前的空场，在平日售货的老地方，摆起了自己的货摊。片刻之后，在铺着印花塑料台布的长方形售货板上，尚智的货物就全摆了出来：绣着刀、矛的红兜肚，刺着剑、盾的灯笼裤，织着弓、箭的练功宽腰带，印着坦克、飞机、军舰、导弹的白背心，绣着侦察兵、炮兵、喷火兵字样的运动裤头，绣着卫、护、士、勇各种字样和车、马、枪、炮的各色手绢，全是武人们和尚武的人们用的东西。

“尚智老弟，不来一斤？”景宽在那边叫。

尚智手摇摇，仍又弯腰细心地放置货物，待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他才舒一口气，扭头看了一眼祠堂，祠里大堂屋脊上的兽角，直插入晴空，很是巍峨；祠外那七尺高的土黄色院墙在阳光下放了金光，极是气魄，祠堂的

大院门还没打开,只有“武家祠堂”那四个烫金的字立在门楣,威武、缄默。

这祠堂尚智很熟,小时候常和伙伴们翻进院墙去玩。它总共有大堂、二堂、三堂和十二间厢房,外加一个高高的哨台。祠堂是南宋末年修的。早先埋在后院土里,如今安放在前院大堂中的那块“修武家祠记”碑上刻着“存武家元气”五个大字,落款是:“岳武穆七十七部属。”

镇子上的老人们说,当年岳飞被害之后,岳家军随之解体,其中有七十七人就流落在此地落户,这也就是我们镇上人的先祖,祠堂就是他们捐资修的。

这里离岳飞的故乡汤阴不是很远,岳家军的好多将士是中原人,他们在中原南部的这个盆地安家似乎可信。

早呀,尚智!卖兵器玩具的梗子推着平板车来了。早!尚智应了一声,眯着眼看对方乒乒乓乓地摆着兵器玩具摊子,兵器倒是有什么都有:刀、斧、弓、箭、各样枪支,可惜都是些木头做的,涂了些银粉和白漆、黄漆。

尚智不屑地看他一眼:成不了大气候!

他把目光移向平日和自己卖同样货物的几家摊子:四婶、郭灶叔、伏田哥、苇儿嫂,哦,除了专卖绣花灯笼裤和绣花红兜肚的苇儿嫂来了之外,其余人家的摊位都空着。

他们大约是不能来了!这一点尚智早已料到。自从半月前他改制了一台绣花机,又买两台缝纫机办成专制兵家徽记的服装社之后,他就已经料到了四婶、郭灶叔、伏田哥他们的这种结局。他们手工绣制的服装产品在价格的低廉上远比不上尚智的。

他满意而且得意地笑了笑,最后把眼睛停在了苇儿嫂身上。她的眼皮还有些肿,面孔还是那样苍白,黑布鞋的前边还缀着孝布,她是不是又在为定坤哥哭?别哭了,嫂子,不要哭坏了身子。今天我要把绣花灯笼裤和绣花红肚兜降价了,我的缝纫社里这东西已经做了很多,我不能再积压下去,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你将来也应买台缝纫机,我可以帮你把它改制成绣花机,这样你的产品成本就可以降下来了,产品的售价就低下来

了，售出的数量就会多了……

咯吱吱，一阵钝重的木门与石门礅摩擦的声音传进了尚智的耳朵，他不用回头就已经知道，祠堂的大院门已经打开，第一批游客就要进去了。

对那座大门他是太熟悉了。门漆的是草绿的颜色，据说刚建起来漆的就是这种颜色，这种颜色的大门在豫西南还不是很多，不知当初造祠堂的那些岳家军官兵们，是想以此把它与富人们的祠堂相区别，还是怕朱漆大门会让他们想起战场上流的血，反正门漆的颜色有些怪。

两扇门的正中，各镶有一个铜牌，一个铜牌上凸现着一把刀，另一个铜牌上凸现着一根矛。门槛下安着一个暗藏的机关，这机关设计得极其精妙。外来的生人如果不知道这机关，迈过门槛后准要一脚踩上它，而只要踩上它，两扇门后就会忽然从地下冲起六名木雕彩绘的士兵，一边三人，六人手中各持一柄大刀，刀尖直戳向来人的心窝，当然不是真戳，刀在离你一尺左右的地方停下，六个真人大小的士兵怒目瞪着你，这一招能把预先无思想准备的人吓死，这机关叫“门后伏兵”。

听说，这机关自装上到一九八五年，已经先后吓死过十七个人。那机关前不久拆了，怕的是它吓了游人。有一次，一个来此游览的英国朋友非要看看不可，管理人员没法，就装上了，那人是在预先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下去踩那机关的，就这，还把他吓得心脏病复发住了院。

“喂，一条灯笼裤多少钱？”摊子前走过来一个小伙子问。尚智见有顾客，脸上立时浮起了笑，那笑极谦恭、极亲切：“九块。”答完又急忙接着介绍：“这灯笼裤最宜于杂技演员、武术运动员和业余武术爱好者演出、比赛、练功时穿用，美观、大方、轻柔且不妨碍腿部的任何运动，本品采用黑色优质府绸，并用彩线绣有兵家符号，穿上它会使你英姿勃发、豪气顿生，怎么样，来一条？”“贵了吧？”“贵了？哈哈，明给你说，昨天每条卖十一块，不信，你去问问别的摊子，然后再决定买不买，如何？”

那小伙子果然转身向那边苇儿嫂的摊子走去。

尚智笑了，笑得胸有成竹。灯笼裤压价两块，是他今天预定的计划。

他那高中生的脑子当然明白，薄利多销比价高滞销要好。他早已看到，武家祠堂门前这个销售兵家徽记服装、兵家纪念品和各种兵器玩具的小市场，大有可为！这里不仅是四乡六十多个村庄的商贸中心，而且是南下襄州北上宛城的必经之地，宛襄公路就从祠堂门前过，每天往来的旅客极多，再加上武家祠堂是武人们的景仰之地，不仅四乡常有从军尚武的人来参观，连宛城、襄州的青年人甚至外国人也常坐车来游览，祠堂门前，每天都停十几辆游览车。尚智高考结束知道自己不可能考上的第三天就来这里摆摊，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点，他要在此处干一番事业！

不过半年多时间，他就已经办起了缝纫社，他还要大干，一个宏伟诱人的远景已在他的心里出现：他要在武家镇上建立一个生产和销售兵家徽记服装、兵家纪念品和兵器玩具的中心，并且要让自己的产品打入宛城、襄州的市场，然后到更远的地方去打开地盘。他甚至已想到，不久的将来，他要去东南亚国家签订出口合同，去时当然是坐飞机，别的机种不坐，只坐波音 747，那种飞机既豪华又安全。他坚信在不长的日子之后，他的名字定会在《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出现，可能是消息也可能是通讯，要是通讯的话题目最好叫“武门之后，商界之王”。他相信他那些坐在大学里读书的高中同学，读了报纸之后也会对他生出一点忌妒，而不光只是由他对他们生出羡慕！

“不错，你的灯笼裤是比较便宜。”那小伙子此时走回来，递上九块钱，拿走一条。“欢迎再来！”尚智满意地目送着顾客走远，当他把目光收回的时候，中途却又让它们拐向了苇儿嫂，她坐在自己的小摊子后面，边绣着东西边等着顾客。他定定地望了望她，她的眼皮儿有些肿，是的，有些肿，不像是因为没休息好而肿的，嫂子，你一定又哭了，你还有孩子，孩子还有奶奶，你该保重自己的身子。我压了灯笼裤和红兜肚的价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意，不过你不要怕，你以后可以到我的缝纫社里去，我给你工资，而且，假若你同意，我可以帮你照顾孩子。

他猛地摇了一下头，不让自己想下去。

他的脸突然间红了。

“朋友们，同志们，这里保存的是武家镇自宋代以来出的卫国勇士们的塑像……”一个听上去颇舒服的银铃般的声音从祠堂大院里飘来。尚智知道，这是解说员在向游客们讲解大堂里的那些塑像。

大堂里的塑像尚智看过多次。正中间塑的是岳飞的像，岳飞身着战袍、手按剑柄站在那里，一脸庄严，一身威气。塑像两边写着字，一边是：靖康耻，犹未雪；另一边是：臣子恨，何时灭。紧挨岳飞的右边，是明朝的戍边小将靳青河的塑像，青河是武家镇人，明初从军，后率兵西征，战死在西域。青河持戈雄立，一看就知是一员骁将。塑像两边也有对联一副，一边是：拍马挥戈戍西界；另一边是：虏骑闻之胆魄慑。紧挨岳飞的左边，是清朝的戍边壮士陈横的塑像，陈横生在武家镇，后随父南行做生意时从军，在广州虎门关天培部下当一名炮手，当英军进攻虎门炮台时，他手抱肠子开完最后一炮。塑像两边写着：困人之子，武家之后。接下来，是武家镇抗日游击队长冯一海和十一个队员的塑像，还有抗美援朝时武家镇出去的七名志愿军的塑像。最后一名塑像就是苇儿嫂的男人——抱枪而立的定坤哥，定坤哥一九七九年当兵，年初战死在南疆。他的塑像两边写着：祖辈血染战袍，后代捐躯边疆。

“尚智，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一个沙哑的声音撞进耳朵，与此同时，腰上被人用棍戳了一下，有些疼。正在卖货的尚智愠怒地扭头一看，是朝顺爷。朝顺爷是这镇上辈分最大的老人，且又诸样武功都懂，是全镇的权威，尚智只得收起脸上的怒意，朝对方不自然地笑笑。在朝顺爷的身后，站着七爷和新富爷。又是这几个老头！尚智在心里闷闷地叫。每天都是这样，这几个老头搭帮结伙，各拄一根拐杖，在这武家祠堂门前来回转悠，也不知道转悠什么，东西又不买，老在人家的摊子前问这说那，嗨！烦！

“听说你卖的东西压过了你四婶、郭灶叔他们，行，小子，好好干！”朝顺爷却没理会尚智的心境，依旧絮絮地说，“可是你要记住。”朝顺爷的拐杖又在他的腰里戳了一下，“对面你苇儿嫂你可要记着照顾！”

这还用你说?! 尚智在心里叫了一句。他不满意朝顺爷总用拐杖戳自己的腰,他觉着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让顾客看见,会减轻他们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卖主在顾客心中的分量颇为紧要,它能对顾客的购买计划起微妙的影响。也就因此,尚智连自己的服饰打扮都极注意:西装,后拢头,且抹了一点“丽都”牌发油。“只要我的生意做大了,谁都可以照顾!”他扭头说完这句,就急忙去招呼顾客,不再搭理对方,他听见老人的拐杖在向远处响。

摊子前的几批顾客打发走之后,尚智的目光得了空闲,就又不自主地投向苇儿嫂那边。苇儿嫂正含笑对着摊子前的一个顾客说着什么。尚智觉得,苇儿嫂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眉梢那么一扬,嘴角轻轻一牵,腮边的两个窝儿一闪,让人看了心里像刮过一阵极柔的风,真舒坦。有人说,凡吸引人的女子都有一个特点:恬静。苇儿嫂的笑里大约就带了这种成分。尚智还在上中学时就爱看苇儿嫂笑,那时她还没有和定坤哥结婚,尚智叫她苇儿姐,她比尚智高三个年级,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有时开学生大会时,她就上台讲话,讲话前总是那么微微一笑,笑得好多正在说话的男生就闭了嘴。后来她毕业了,还在上学的他见她的机会就少了,忽然有一天,听说她和当兵的定坤哥订了婚。又隔了一段时间,就听说她要 and 定坤哥结婚了,他们结婚闹新房的那晚,尚智去了,去的路上,他心里不知怎么地竟生出一缕不舒服,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舒服。但到了新房里,看到她站在魁梧的一身戎装的定坤哥身边甜笑时,他就也笑了,那缕不舒服不知不觉间便也飘走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定坤哥竟会又离开了她。

苇儿嫂含笑接待的那个顾客向这边走来,尚智看见,那人没买苇儿嫂的东西,苇儿嫂脸上的笑容在慢慢消去。尚智的心里突然有些难受,也许,我不该压价的。可不压价缝纫社里已做了那么多的产品,价格偏离价值太多就会滞销。是不是今后可不再做绣花红兜肚和灯笼裤?但这两样货物又明明有销路!苇儿嫂,你别着急,你晚点可以去我的缝纫社里……

“杀——!”蓦地,一阵喊声骤然划过树梢,惊得身边树上的几只雀儿

呼一下飞起，在空中撒下一串受了惊吓的啁啾。尚智没有扭头，他知道，这是二堂里的“武士”们又在表演武术。

二堂原先叫习武堂，镇上的儿童和青年，过去常在此堂里由老人们教授武艺。后来武家祠堂变成游览点后，镇上就挑了二十四个会武艺和当过兵的精壮青年，在此堂里轮流向游人们作武术表演。既表演古代的单人拳术，也表演现代的单兵战术；既表演古代的双人徒手斗拳，也表演现代的双人手枪对射，当然打的是橡皮弹；既表演古时的三人一线向敌冲锋，也表演现时的三人交替跃进接敌；既表演古代的四入刀剑对劈与对刺，也表演今天的四人捕俘与拒捕。此外，还有古代的梅花阵阵法展示和“伍”进攻动作表演，这是游人们情绪最高的地方，好多宛城里的年轻人来此游览，其实就专为看这个项目。

“来一条灯笼裤！”又一个顾客在摊子前叫。尚智亲切地应声，热情地介绍，麻利地收钱、送货。

日头终于爬上天顶，懒懒站那里向下看，看得尚智有些冒汗。卖豆腐的景宽还在那边喊：“日头当顶称豆腐，是男是女都会富，来哟——”

一个上午仅灯笼裤就卖出三十一条，按每条二元二的盈利，还真可以！尚智高兴地一拍腿，但当他抬头看见苇儿嫂时，刚才的那欢喜又慢慢消去。她的摊子前依旧十分冷清，她一个上午好像还没卖出一件。他知道她不能像他一样降价，她那些货物的大部分都是靠手工做，几天做一件，价格再一低，就赚不了钱了。他看见有一层沮丧罩上了她的脸，是的，是沮丧，他的心一动，有一刹那，他几乎就要做出再把价钱提起来的决定，但是一想到他心中的那个远景，那决心就又碎了。

梆！屁股上突然被人用棍子敲了一下，敲得很重，很疼，还有些响声，他恼火地转过身子，他虽然看清是朝顺爷，也还是很不高地叫：“干什么？”

“干什么？”朝顺爷的脸色也有些难看，“你还叫不叫别人干了？”说着，用拐杖朝苇儿嫂那边指了一下。

“你少管吧，这是做生意！”尚智话音极干脆。他知道对方话中的意思，倘若对方刚才不用拐杖当着顾客的面敲他一下，他不会用这种口气回答，他可能会做个说明。但是现在，他心里有气，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何况有几个顾客正在朝他看了。

他感觉到朝顺爷在他的后边站了很长时间，但他故意不再回头，直到听见他的脚步声走远之后，他才扭头看了一眼，他注意到老人的脖子梗得很直。

一缕麝在风中的香味在弥漫，尚智深吸了一口，辨出这是祠堂院里三堂门前那尊香炉里插的棒香的味道。每天清早，祠堂里的管理人员都要在那尊香炉里插上棒香，为的是让进三门的游客们知道兵家读兵书的规矩：焚香而读。三堂里放的全是兵书，是武家镇人数代从各处搜集来的，历朝历代、各种版本的兵书和记载有兵家之事的书籍《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左传》、《广名将传》、《三十六计》、《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三韬》等等，兵书一律置放在条案上，一案一本，进了三堂的人都可以坐下静静读书。过去，武家镇的年轻人，就是常在这间房里听老辈人讲兵说阵的，尚智小时候也进去听过，听不懂，就跑出来到二堂摸一把刀，在门口抡。

日头斜过头顶不久，几缕云就扑上去，缠了它，于是，人们便感到了一股挺舒服的凉意。但尚智却依旧满头大汗，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到他的摊前，看货、问价、交钱，以致妹妹送来的那一大碗面条，都已经放得无一丝热气。每天的这个时候，游客们都要在祠堂前边吃饭歇息边买些中意的东西。

当尚智终于得了空端起面条碗时，瞥见苇儿嫂的摊子前依旧十分冷清，而且，他分明地看见，苇儿嫂在用手背抹眼，尚智的心一紧，上唇上的那片茸毛开始轻微地抖动：嫂子，你总不是因为货卖不出去在伤心吧？他觉着刚才折磨他的那股饥饿感在慢慢消失，胃里像是一下子塞满了东西。你不该压价！可我的缝纫社里已做了那么多东西？你少赚点钱有什么了

不起?! 那么那个远景怎么办? 兵家徽记服装、兵家纪念品和兵器玩具生产贸易中心还办不办? 办不办? 办不办?

两三根柔长的面条滑出尚智手中的碗沿,在随风晃动,晃呀,晃呀,终于无声地断掉,坠了下去。

噎! 突然地,尚智觉着腰上又被人敲了一下,一阵疼痛迅速传到了中枢神经,正凝神站那里的尚智手一晃,面条碗险些落地。他猛地扭过脸来,恼怒至极地看着朝顺爷,竭力抑制着怒气问:“又怎么了?”

“提上去!”朝顺爷的口气是命令式的,而且他身后的七爷和新富爷花白的眉毛也都在拧着。

“提什么?”恼怒中的尚智一怔。

“你那些东西还卖昨天的价!”朝顺爷一字一顿地说。

尚智身子一个激灵,明白了。但随之就有一股更大的怒气涌上心头:你们竟这样放肆地来干涉我的生意,我偏不!“请不要干涉我做生意!”他冷冷地扔下一句,就把脖子拧过去。

“你不要仗着你有绣花机!”朝顺爷的声音嘎哑,粗重,且夹了几分怒气。

“有了你能怎么着?”尚智放下碗,把手掐在腰上,咖啡色的西装衣襟被风撩起,一扇一扇。

他看到朝顺爷那瘦骨嶙峋的肋部大幅度地起伏,许久没有发出声音。

他扭过了脸,再不向朝顺爷和那几个老人看,他只听到几支拐杖捣地的声音在向四周飘散。

他舒一口气,极痛快的!

呜——! 一声响,音调洪亮、悠长。尚智知道,这是有游客在吹那个牛角号。在三堂的后边,有一个高高的哨台,哨台上就有这把据说是明朝军中用物的牛角号。这号角解放前一直是全镇上集合的信号。过去,哨台上整日有人值班,一旦有战事,号角一响,全镇的人有刀拿刀,有戈持戈,一律到祠堂大院里集合,听从族长的指挥和调遣。据说,民国三十二年初,一队日军由宛城过来,想在武家镇显一显东洋武威,就是这号角把

武家镇所有能上阵的人全都集合起来，由当时的族长指挥，采用七点桑叶阵法进行伏击，使我拎刀挥戈的镇上人突然出现在鬼子面前，让他们的三八大盖失去威力，不得不和我拼刺，而他们的刀法还是从我们这儿传去的，因此，拼到最后，一个个便全被镇上人剁了。

日头又偏下去许多，射来的光线已显不出热，景宽的叫法也已经变了：“日头偏西称豆腐，子也富来孙也富，来哟——”

开回宛城的第一批旅游车虽已经启动，但广场上的游客依旧不少，尚智的摊子前仍然围满了人，他慢慢又变得亢奋起来，把刚才的那阵不快完全丢开，一心投进了生意中。

就在他含笑抬头给顾客递货的当儿，他突然瞥见，苇儿嫂已推起她的小货车向家走了。这么早就收摊？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有一刹那，他真想停下售货奔过去，向苇儿嫂做番解释，把他心中的那个远景说给她，把自己要干的那番事业告诉她，她也许会原谅，也许会笑笑。但他到底还是抑制住了自己，苇儿嫂是这镇上最漂亮的女人，又正在守寡，自己主动跑上去同她说话，说不定会让人生出什么猜疑，罢。

他望着苇儿嫂慢慢推车走远，他看见朝顺爷和那几个老人拦住她在同她说着话，他很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但离得已经太远了。

直到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他的摊子登上旅游车之后，尚智才伸了伸腰，舒了一下臂。该收摊子了，日头已将要坠地，镇上人家做晚饭的烟缕已经升起，归宿的鸟儿已开始向祠堂院里的树上飞。

他推着售货车缓缓往回走，尽管他年轻，浑身都是力，但站了一天，终也有些累，车推到家他刚接过妹妹递来的水杯，却忽听当当当当从祠堂院里传出一阵急促闷重的钟声。

鸡、鸭、鹅、狗同时被惊得叫了起来，黄昏时分的镇子被这钟声搅动。尚智一怔。

挂在祠堂院里老榆树上的那口大铁钟，这几年难得一响。早先，那钟是专为召集族人开会议事用的，如今，只在每年的阴历三月十八响一次，

召集镇上人去祠里祭祀。三月十八这天，只要钟声一响，镇上人凡在家的，都要到祠中来，男女老少在大堂门口站定，向着满堂的塑像，在镇上最老的老人指挥下，一齐三鞠躬，躬鞠罢，便解散，有带棒香的，就插在临时设在大堂左侧的香炉里，有带纸钱的，就在大堂门外右侧的盆子里焚烧，有带供香馍和酒菜的，就在门前预先备下的长条案上摆开。

眼下三月十八早已过去，敲钟干什么？

尚智正在诧异，就听门外传来镇上武功最好的旺才叔的声音：

“尚智，喊上你爹，咱们一起走吧。”

“上哪里？”尚智有些意外。平时他和旺才叔很少打交道。

“祠堂。”对方的话极干脆。

“噢，听到钟声我们也正说去哩。”尚智爹这时就急忙走出来。尚智随在爹的身后，不甚情愿地走，在镇上，钟声是令，不去不成。他以为旺才叔是从他家门外过时顺便喊他们一句。

当尚智父亲和旺才叔走进祠堂大院的时候，只见大院里已黑压压站满了人。尚智原想就站在人群后面听听，不料旺才叔喊了一声：闪一下。众人回头一看，立时闪开一道缝，让他们径直走到了大堂门前的石阶旁。尚智正暗自诧异大家何以自动为他们闪路，却已听站在石阶上的朝顺爷威严地咳了一下，低沉地说：“来，我们一起向镇上的义士们鞠躬！”说罢，先转身向大堂里的塑像鞠了一躬，于是众人也都弯腰，尚智顿时感到，一种肃穆庄严的气氛在暮色中漫开。

“今天惊动大家来，是想说一件事。大伙都晓得，照顾镇上为国战死的义士们的家人，是我们祖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可是到了今日，这规矩竟然被人坏了！”朝顺爷说到这里，尚智身子一震，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你们都知道，”朝顺爷的声音又低沉地响了，“苇儿的男人定坤，是为国战死的，她在祠堂前做个小生意维持家用，可镇上的尚智，身为男子汉，竟不听劝阻，执意压价捣乱，使她的生意做不成，大伙说这事该咋办？”

尚智震惊地瞪大了眼。他此刻才完全明白，今天的敲钟是为了什么，

才明白了旺才叔何以去喊自己。在一瞬间的震惊过去之后，他觉到了一股强烈的气愤在胸中聚：我做生意，愿怎么做就怎么做，用得着你们管？！他刚要开口抗议，人群中已响起了声音：“按老章法办！”

“对，按老章法办！”更多的人在附和。

尚智看见爹先是吃惊地朝自己看，又慢慢在目光中掺了恨和悔。

“我做生意压自己东西的价有什么错？”尚智怒极地叫一句。

“不，不能怨尚智。”人群中突然传出苇儿嫂的带了呜咽的声音。她边说边往前挤，但朝顺爷手一挥，两个妇女拉住了她。

“跪下！”他听到自己的爹喝了一声，但他没有理睬，他又转身向人群喊了一句：“我没有错！”可他没有从人们的眼里看到一丝同情，却只看到了一种冷极了的轻蔑，这轻蔑立时变成一种威压，使尚智心里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害怕。扑通！他看到自己的爹爹面朝那列塑像蓦然跪下，抖抖地说：“各位义士，定坤侄子，我尚某无德，养出不义之子，赔礼了，赔礼了！”老人说罢，啪，啪，抬手连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不，不，我不怪尚智，不怪尚智家大伯，定坤也不会怪，不会怪……”苇儿嫂边哭边说。

尚智呆了似的看着他从未料到的一幕，一股巨大的委屈把泪水带出了眼眶。泪眼迷蒙中，他看到爹爹转向自己哑声说：“还不给我跪下！”

声音中带了哀求，浸着泪，尚智猛地闭了眼，让双膝弯下去，弯下去……

每天，当苇儿嫂摆好自己的摊子之后，总要向尚智当初摆摊子的地方望望，然而，那地方一直空着。

听人说，尚智进了宛城，在那儿的建筑队里给人家当临时工。

苇儿嫂常常定定地望着那空了的地方。

后来，已经决定不做生意的四婶和郭灶叔他们，又都把摊子摆了出来。

朝顺爷和镇上的人们，每当看到苇儿嫂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摆摊子时，就十分满意地笑笑。

祠堂依旧巍峨地立着，而且游客，也日渐多了……

老 辙

那个狗们乱咬炸梨鸟乱叫的早晨，费丙成在自己那个红砖砌就绿瓦盖顶威武漂亮的门楼前，最初听到房地产经纪侯四说到姚盛芳要卖房子时，并没把话放进心里。因为那一刻他正在斥责自家面粉厂拉粮的“手扶”司机，那辆“手扶”熄火停在了当街。只一眼，费丙成就看出了车熄火的原因：车轮没顺老辙走！这条街未铺石板，土路上留着两道年代久远的挺深的辙，那“手扶”的车轮碾上了辙外的虚土。“笨货，顺辙好走！”他又叫了一句。司机再次怯怯地笑笑，发动了车，小心地把车轮放入老辙，突然地将车开走了。费丙成又瞥一眼那光滑的车辙，这才扭脸望定侯四，方记起侯四刚才似乎说到过姚盛芳，一想到姚盛芳这个名字，那位凸胸丰臀腰身柔韧的漂亮女人就仿佛瞪着两只傲然的眼睛站在了面前。他的身子微微一震，不由自主地开口问：“你刚刚说姚盛芳什么来着？”

“卖房。她要把她家临街的两间房子卖了。”

“是吗？”费丙成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露出快活，但还是隐约露出了一些。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沉住气？！他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你不知道么？早些日子他男人去西峡贩绿豆，租的汽车翻到了沟